

馬嵬坡詩文集

吳裕祿·張縣倫 編

陝西旅遊出版社



前 言

杨贵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众多后妃中比较奇特的一个，历来争论颇多：或言其因美亡身，或道其以色祸国；同情者有，唾骂者有……各执毁誉，莫衷一是。特别是近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这个人物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许多评价、议论文章的出现，剧本的上演，传说故事的产生，更使这个人物具有了传奇神秘的色彩。那么，如何看待这个复杂的人物呢？

编者愚陋，亦欲对此稍尽微薄之力。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马嵬坡诗文集》。这本集子共收 39 位教授、讲师、诗人的评论文章 6 篇，诗作 74 首。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杨贵妃和“马嵬兵变”作了评价、介绍。希望对读者了解杨贵妃这个人物能有所帮助，当然了，如果能对有兴趣的同志研究杨贵妃提供一些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则不胜欣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马家骏教授、咸阳师专中文系李玉悌梁建民老师、扬州师范学院秦子卿教授、湖北刘凤翔先生以及兴平县唐·杨贵妃墓文管所的支持。在此，谨向上述同志、单位和所有来稿的作者表示衷心地

感谢。这本册子的顺利问世,还得到了陕西旅游出版社的热心支持,这里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所限,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编 者

1990. 12. 28 夜于马嵬

目 录

祸水不自红颜来,恨魄无由离马嵬

——兼介有关杨贵妃的几首诗歌	梁建民(1)
唐代马嵬诗琐谈	马家骏(18)
杨玉环的悲剧	王双怀(23)
杨贵妃小议	吴宗国(29)
乐天笔下的唐玄宗和杨贵妃	程玉芳(32)
简谈马嵬坡兵变	吴裕禄(38)
马嵬坡吊杨贵妃(二首)	秦子卿(42)
浣溪沙·唐杨贵妃墓留题	秦子卿(42)
题杨贵妃墓(二首)	罗元贞(43)
七律·吊杨贵妃	温子云(44)
调寄长相思·经太真墓	温子云(45)
七律·马嵬坡杂咏	闻楚卿(46)
马嵬述怀	张玉权(47)
马嵬有感(二首)	张玉权(48)
马嵬坡怀古	李西亭(48)
马嵬坡怀古(二首)	刘韵松(49)
马嵬(二首)	翁维谦(50)
杨妃墓(二首)	翁维谦(51)
马嵬坡述怀	瞿道衡(52)
马嵬行吟(三首)	瞿道衡(52)

马嵬坡(二首)	郭仲斌(53)
马嵬坡感怀(二首)	雷万春(54)
杨贵妃	林英昌(55)
马嵬坡(二首)	缪英(55)
蝶恋花·马嵬坡怀古	朱小平(56)
忆王孙·贵妃墓	月人(57)
杨贵妃墓	刘凤翔(58)
马嵬怀古(集句六首)	刘凤翔(58)
马嵬坡怀古(集清人句)	刘凤翔(60)
集句吊杨贵妃(三首)	余冰寒(61)
七律·情感太真	蔡彦彬(62)
观电视剧《贵妃醉酒》有感	唐昌泰(63)
马嵬咏怀	刘缙(64)
马嵬抒怀	李大树(65)
乌夜啼·为玉环鸣冤	李大树(65)
马嵬咏怀	王泉海(66)
马嵬(二首)	代人(66)
贵妃怨(二首)	马孔良(67)
玄宗鉴(二首)	马孔良(68)
咏杨贵妃	杨宣祥(69)
马嵬坡有感(二首)	张骅(70)
马嵬(二首)	魏建国(71)
杨妃怨	郭宜男(72)
杨贵妃	白航(72)
马嵬坡	秦巴子(74)

马嵬坡前	张县伦(75)
杨贵妃墓情思	王晓林(77)
魂系马嵬(组诗)	田玉川(79)
游马嵬坡	王寅明(82)

祸水不自红颜来 恨魄无由离马嵬

——兼介有关杨贵妃的几首诗歌

梁建民

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虽然只是个身居后宫的女人，而且只活了短促的 38 岁，但由于她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置身于帝王之侧，并卷进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显赫一时，也骄纵一时，因而成了“安史之乱”的关键性人物之一，甚或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唐王朝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使国家从强盛的顶峰急剧地走向了破败和衰落。昔日的盛唐风貌和“安史之乱”的惨祸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遗痕点点。但 1200 多年来，对杨贵妃这个具有戏剧性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却颇多争议。论者评说，诗文戏曲，或彼或此，各执毁誉，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于是形成了一桩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公案。笔者以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环境里，严格遵循认识规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客观地进

行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后妃中，杨贵妃确实算是一个奇特而又复杂的人物。说她奇特，一是说她凭借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在嫔妃激烈地角逐中争得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宠地位，而且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结。杨贵妃光艳照人，风骚独领，史籍说她是“资质丰艳”，“绝世无双”；大诗人李白在《清平调》里，对她作了极尽优美的描绘：“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既写出了她的容貌之美，又夸说她美的程度只有在神仙所居的地方才能见到。白居易在著名长诗《长恨歌》中形容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于此已极。所以，杨贵妃作为古代无以伦比的美人地位，成为定论，不可动摇。二是说她在封建最高层的势力范围内，由个人的殊荣进而谋得阖族的光宠，并由此形成了杨氏家族极为显耀的权势。三是说，杨贵妃的人生命运太离奇多变了，特别是她正处在荣盛的峰巅上，一场令朝臣百姓眼花缭乱的繁花梦还没有做完，更没有清醒，又在突然之间，祸从天降，来不及思考，来不及辩白，就作了唐玄宗的替罪羊，用年轻的生命结束了一场重大的宫廷政变，为唐王朝的图存做出了贡献。说她复杂，是指：她曾使国人为

之倾倒，最后又倾人之国；她本人并没有吕后那样抓权弄柄，杀戮功臣，也没有像慈禧那样专擅朝政，颠覆社稷，所以是无辜的；但她骄奢淫佚，安荣显贵，恃宠放纵亲属门子为非作歹，又是有罪的。在爱情问题上，她既是被追求者，又是被牺牲者，既是令人羡慕的，又是令人叹悲的。因此，自杨贵妃缢死马嵬后，对她的评价，也就出现了观点迥异的现象。

古来很多人认为她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罪不容诛。在唐代诗人中持这种“女人祸国”论者确实不少，影响最大的首推杜甫的《北征》。诗云：

忆昔狼狽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竞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闕。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在这首类同谏书的诗歌末段，一方面极为深情地回顾了当年的事变和事变后历史的发展，同时，又非常兴奋地评价了马嵬坡事件。其中

委曲回护玄宗之意显而易见。他极力赞赏龙武将军的兵谏之举。在他看来，唐朝鸿运之所以中衰，责任绝不在李隆基这个“明皇”，而是由于杨贵妃及其兄妹的罪过所致。若不“菹醢”奸臣杨国忠，不“荡析”同恶的家族和党羽，就得亡国。所以，他热情赞美忠臣铲除奸佞的“桓桓”功绩，认为此种义举既挽救了唐王朝的国运，也开启了唐肃宗的“中兴”之业，显然，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以儒家的思想来立论的。在此观念指导之下，圣明的天子永远圣明，无由指责，连玄宗的狼狈逃蜀也“与古先别”，性质决不相同。和过去的史家一样，杜甫认为夏商西周的衰亡，是因为夏桀宠妹喜，商纣宠妲己，周幽宠褒姒。但这些君王们并不能从中主动地诛除所宠的人，而玄宗的“圣明”就在于能够主动地、明智地诛杀杨贵妃。世人皆知，贵妃被处死，玄宗当时是很被动的，而且是在陈玄礼等握有兵权的将领的一再威逼下才决定的。这里说“中自诛褒姒”分明是为玄宗讳饰，它集中地体现了儒家“为尊者讳”的思想原则。另外，在儒家的“十义”人伦中，决不容犯上作乱、兵戎向君的，而陈玄礼其人其行在此诗中成了忠臣义举，决无叛逆犯上之嫌。这种矛盾的思想逻辑难道能令人心悦诚服吗？清末诗人李元音在其诗《题杨妃墓》中对此亦有评说：“手握兵符纪律疏，恶清君侧美人除。辜恩最是陈玄礼，史笔详将逼状书。”还有清

代诗人张礼在《马嵬》诗中更为明确地指斥道：“天子竟难徇妇女，将军未必是男儿。”我想恐怕不乏知音吧！持类似杜甫观点的还有刘禹锡。他在《马嵬行》中有联云：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①“佞幸”、“妖姬”皆辱词，专指杨国忠、杨贵妃。从用词的褒贬色彩上就极明显地表现出刘氏的爱憎倾向。“军家诛佞幸”，罪有应得，无可非议，千载以来，人所共识。而“天子舍妖姬”一句就大有商讨的余地了。一是杨贵妃算不算是“妖姬”？我看是“姬不妖人人自妖”；二是，“舍”字后面大有文章，为什么要“舍”？“舍”得心甘吗？“舍”得问心无愧吗？在刘禹锡诗作的大致相同的时期，又有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写出了有关杨贵妃与唐玄宗爱情故事的脸炙人口的名作《长恨歌》。《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感情的基调，也是埋在诗里牵动读者、论者以至引起后世文人墨客不断争执的一颗种子。

诗的起首发凡“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蕴含深刻而丰富，是全篇的纲领。它统率全诗，并揭示了李杨爱情故事的悲剧基础。诗人明确向我们显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相爱的由来、相爱的实际和相爱的程度，但主动的是唐明皇，一切都是由他“重色”朝“思”暮想而引起、而发展的，杨玉环仅以自身的美和自身的媚获得了玄宗无以复加的宠爱而已，诗人在此又以极其省俭、非常形象的

笔墨反复铺排，渲染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怎样重色、迷色、纵欲、行乐；杨妃如何美貌、娇媚、得宠、显耀。诗云：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诗中把玄宗对贵妃的宠爱和贵妃的受宠爱，写到了极为典型、极为特殊的程度，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诗中还写不但杨贵妃自己由此“新承恩泽”，而且扩展至“满门光宠”。正如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所述：“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事实上确是由于杨贵妃一人得宠，结果是“九族升天”，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土”是也。这些人仰仗皇戚国舅之势，狐假虎威，作恶多端；特别是杨国忠利用裙带关系，竟飞黄腾达，身兼四十余职，生杀予夺，权倾朝野，为非作歹，横行无忌，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这一切都不可否认。诗

人却显然意在告诉我们：唐玄宗的重色误国，才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所有这些，酿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诗人接着又具体地描述了马嵬坡兵变的经过，皇帝兵马仓皇逃蜀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事件骤临时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彻底毁灭。诗云：

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惨剧发生了，面对“六军不发”的凶恶气势，宠爱杨贵妃的皇帝慑于形势也无法保全爱妃。但无论如何，杨妃却不是“宛转”“马前死”。事实该是《旧唐书·贵妃传》所述：“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亦如《旧唐书·玄宗纪》所载：“上命高力士赐贵妃自尽。”作者于此重彩浓墨地向我们渲染了贵妃死时的惨状，而且令人心有所感，久焉不去。

白居易写作这首诗的思想感情也较为矛盾、复杂。诗人力图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发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首长诗，诗人以酸楚哀婉的语言，缠绵凄恻的笔调表现了对李杨爱情的赞叹和同情，而他的感情却又在同情中交织着对

他们咎由自取的谴责，但是，其谴责的重点或矛头所向，显然是在唐玄宗身上，这一倾向无疑是有意义的。不为“圣明”君王文过饰非，不囿于“女子是祸水”的传统偏见，客观揭示悲剧制造者的真面目，这正是《长恨歌》超越其他诗篇，也包括杜甫《北征》的地方。当然，《长恨歌》之“恨”，李杨二人都有。玄宗有的是对杨贵妃的相思相念之恨，有他违背长生殿盟约，在危难关头赐她一死的愧恨。而杨贵妃有的主要是“红颜薄命”“错将衷情付君王”的冤恨和遗恨。问题再一次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安史之乱”的主要罪责究竟应该是由唐玄宗，还是杨贵妃来承担？这就是诗人观点不同之所在，也是评价杨贵妃这个复杂人物的焦点。

有必要简略地回顾历史，因为它是一面镜子。

早年的唐玄宗，明察局势，胆略非凡。他毅然剪除了韦后之党，防止了太平公主之叛，并励精图治，开创了有唐四纪太平之世，确实不失为一代英主。但好景不长，治世难继。当年朝廷内部那种险恶的政治危机已时过境迁，王朝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于是他警戒之心荡尽，骄纵之志萌动。发展至天宝年间，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复杂。一方面，农民逃亡和隐匿户口的情况不断增加，而唐政府反而变本加厉急征暴敛，强行搜刮。另一方面，连当时中间阶层的税役负担也日渐加重，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动摇。更加上科举制度的欺骗

性，使广大士人在政治上已深感没有出路。“安史之乱”便在这些矛盾，主要是被压迫各族人民与朝廷的矛盾及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是“安史之乱”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为可悲可叹的是，玄宗后期，倦怠政务，委任权臣，任人唯亲，又所用非人。在外，为控制奚族和契丹，防止汉族武将入相，采纳奸相李林甫的建议，以“胡人”为边将，镇守四方。而安禄山格外受到玄宗的器重。他以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河东和河北地区。安禄山军政大权在握，就不断地招兵养马，积累财富，奏请提升了很多“胡”将，大肆培植党羽；同时，他又极力搜罗人才，引用了一批在科场和仕途上不得志的汉族地主做幕僚，密谋策划，伺机以逞。在内，玄宗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所任非奸即佞。尤其是杨国忠，依恃贵妃之势，擅权弄柄，为所欲为，排挤忠良，鱼肉百姓，搞得乌烟瘴气，民怨鼎沸。对此，元稹《连昌宫词》中有一段叙述：

开元之末姚宋死， 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 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知名， 依稀记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 五十年来作疮痍。

这正是那时的实情，写得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对于业已严重存在的深刻的政治危机，

唐玄宗却昏庸不察，麻木不仁。他仍醉心自赏于表面上的太平景象，沉湎酒色，奢华无度。他贪恋儿媳的美色，占为己有。从得到杨玉环之日起，便纵情淫乐狗马之事，完全不问朝政。正如《长恨歌》所描写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上有昏君奸相，下有民怨鼎沸，正是集于此才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就是“马嵬惨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所在。显然，把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和君王宰相的昏庸无能所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转嫁在一个后妃身上，侈言由于杨贵妃蛊惑君王，扰乱朝纲，才导致爆发“安史之乱”，显然是不公允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持此论者对问题的认识显然也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任人皆知，中国是一个君权至上、夫权至上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女人毕竟是女人，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贵至帝后王妃，贱至平民之妻，从来都是男人的附属品；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终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说到底，玄宗之宠贵妃，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入自迷。所以唐末诗人罗隐有一首《华清宫》诗，就讽刺了玄宗不能抵御女色的诱惑，沉陷其中无以自拔，终于铸成大错。诗云：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罗隐的看法，符合事情的本来面貌。

更为明确指出天宝盛衰之由和杨妃罪不当死的是清末诗人焦继华的《杨妃》诗：

一代兴亡说太真，诗骚论断总无因。

唐皇自是明天子，治乱何由出妇人？

无独有偶。唐玄宗的后代唐僖宗，由于昏庸无能，为政不清，搞得天怒人怨，终于激起了农民起义。在义军攻入潼关后，他仓皇逃奔成都，重演了乃祖当年那一幕活剧。故罗隐又写了一首《帝幸蜀》加以评注：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驾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更休怨杨妃。^②

阿蛮，是唐玄宗的小字。这首诗构思别致，表现手法极妙。而诗的言外之意非常显豁，就是着意讽刺批评那些把“安史之乱”的罪责和玄宗幸蜀的缘由妄加在杨贵妃头上的人。唐僖宗既无杨玉环一类来“倾国”，何以也逃到四川去了呢？更为精妙的是，借用玄宗本人之口，也替杨贵妃鸣不平，何况贵妃之冤呢？可见“女人祸国”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唐僖宗在劫难过后，从蜀回京的途中，经过马嵬坡，喜愧交集，也作诗一首，题为《幸蜀经马嵬》：

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銮驾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更休悲杨妃。

李僖还算老实，说话较客观。诗中不无自嘲之